

传承困惑希冀

——上海首届篆刻艺术展走笔

铭庐

并笔大胆营造字间的空间关系，计白当黑，在众多作品中显得尤为显眼也就不奇怪了。

海派篆刻对流派印的传承情有独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使得这种传承模式必然会持续下去，传承是一方面，而要在传承中有所体现个性，体现自我创作意识，我以为是重中之重，也并非易事。上海篆刻胎息于流派印的作者有可观者，徐之庵可以说是一位比较成功的篆刻家，他的印取法揭叔，而在用刀上更见犀利劲健，所刻“鹏举”印二字篆法一欹一正，互为依存，平正中见奇逸，章法出人意料，左右逼边并虚之边框，与上下略粗的边栏成对比，避免了气息的沉闷，虚空间烘托了文字的可观性。比之以往挺拔酣畅的线条，如今笔画两侧又略带斑驳，于逼狭之中暗含了几分老辣浑穆。秉承流派印风并能从自己的创作中看到有所异样，谋划借鉴中融入己意，或许是流派印风传承最好的注脚，上海篆刻可以做到，也有能力做到。

这次入展的作品，古玺类形式的创作依然薄弱，从事古玺或接近于古玺样式创作的作者不超过十余人，由此足见海派篆刻在风格取摄上一直向流派印倾斜，而疏于古玺的钻研，这一方面出于师徒之间的风格传承模式，无法也很难改弦更张，并在此影响下形成作者个人的取法偏好。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古玺诡谲灵便的形式语言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解和学识投入，也同样缺乏足够的创作自信，所以也就很难创作出具有个人风貌、以古玺和印外求印等多重取字资源为形式语言的写意作品。王客等作者的古玺类作品，在整个展览中显然比较突出，其创作的“邱振中之玺”印，章法的自由度和字法的构思为印面的架构和空间提供了可变化的条件，浑厚的笔道透露出丝丝锐利的刀痕，内敛又富于遒劲，方圆笔势之间的联动呼应，使印面构成在对比之余多了古雅又具灵动的特质。近几年来全国印坛古玺创作进入白日化，但多有缺乏比较清晰的自我刀笔语言，导致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遍作法，故要想真正走出来，还是要潜心于传统，研习的方向除了要构建自己的篆法语言，还可在取法上不妨可以冷僻一些，化古为己，或许能有自己的一番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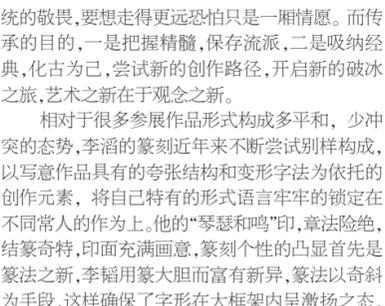
同为古玺印，许耕硕的“望天上云卷云舒”相对更传统一点，取法晋系小玺，古玺字法多偏于欹侧，故多字印的布局不太容易处理，此印章法相对整饬，通过字间偏旁结构的拆分，以寻求字法和空间之间的疏密均匀，最后达到整体章法的轻重平衡，此印的看点似乎更多的是在处理小玺线条的洁净与虚实上，可以说是比较到位的，唯一不足的是个别线条略弱，如果再大胆逼杀线条，再见刀一些可能效果会更好。在有限的古玺作品中，蔡进华创作的“唯道集虚”印显示出其作为较早涉足古玺创作作者的深厚结篆能力，得古玺之精髓，随手拈来，又不失自己的刀笔形态，以金文为依傍，借助古玺章法的灵巧，把这路“混胶”作品演绎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对线条的处理和推敲可谓九朽一罢。

这次展览出现了不少新面孔，一是作者新，二是取法秦汉印的路数比之于过去相对规整之法有进步，改变过去“吸筹码”的行为模式，正是为了拓展印家个人的表现空间，时代的进步，艺术思维的进步，必然会触及作者取法路径的变异，笔者以为这是好现象，也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篆刻发展的必然。其中李默刻的“十载事敬如昨”印，取法秦印，一招一式均得其形貌，创作意图十分明确，以表现稚拙质朴的刀笔语言，夹带着几分逸致，线条明快清朗，用刀干净利落，率直而拒小巧。冯映波取法汉印创作的“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印，则是利用了传统印章的漫漶之法来处理字法结构的虚实变化，凿刻中貌似不经意的并笔和线条粗细成滞涩状

上海书场通社

态，为印面增加了几许旧气，古意盎然，刀法流畅，凿刻于起伏变化中较好的体现了笔意。另一位新人张怡弘所刻的“笔下闲偷造化功”，章法平整，为求意态，字法作开合之势，张弛有度，简单的“下”字却成为全印的印眼，如果失去这块空地，全印的章法恐怕要打折扣。字法作逼边处理，使得由细笔画构成的字法更见宽博，意在凸显构图饱满，线条横平竖直不是难事，而难于平直中见激荡，此印刀痕坚挺，刚直的笔画中似有不易察觉的恣放韵味，也是难能可贵，刻得比较大气。在为数不多的青年女印家中，张青是新人，而她的作品“酿桃”印很见气势，笔画处理老道，有比较过硬的汉印功底，又不拘泥于此，章法平中见奇，字形外沿呈不规则状态，意破平整，“桃”字的欹侧处理，激活了整体章法的动势，对线条力度的把控恰到好处，笔画方折而不板滞，凿刻果敢，刀刀峭拔，不拖泥带水，足见巾帼不让须眉。作为新生代作者，他们的审美诉求，理应有所拓展，有所不同，海派篆刻未来的希望无疑将属于他们。

一直以来，海派篆刻在继承传统方面可谓殚精极虑，一丝不苟，如今新生代作者的创作思维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这是必须的，任何一门传统艺术，缺乏对传



统的敬畏，要想走得更远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传承的目的，一是把握精髓，保存流派，二是吸纳经典，化古为己，尝试新的创作路径，开启新的破冰之旅，艺术之新在于观念之新。

相对于很多参展作品形式构成多平和，少冲突的态势，李滔的篆刻近年来不断尝试别样构成，以写意作品具有的夸张结构和变形字法为依托的创作元素，将自己特有的形式语言牢牢的锁定在不同常人的作为上，他的“琴瑟和鸣”印，章法险绝，结篆奇特，印面充满画意，篆刻个性的凸显首先是篆法之新，李韬用篆大胆而富有新异，篆法以奇斜为手段，这样确保了字形在大框架内呈激扬之态，拒拘牵，得势力，又以锋颖犀利的刀法为之，故刻来自有勃勃生机，白石老人谓篆刻乃痛快事，此印可见。作为海上小刀会最年轻的成员，李滔篆刻的想象空间还会继续。而另一位成员夏宇的作品“知圆行方”印，更是彰显了篆刻作为独立艺术所必须

具备的个人“印象”。他创建的裂变印风这几年愈加受到关注，以错位带有字法结构裂痕与变形所组合的篆刻元素，形式孤冷，不衫不履，但别有奇趣和意味，错开的字形结构无疑为章法营造了一种萧散不羁的印面图像，由鸟虫印法蜕变出来的篆法和随意变形的线条秉性，在泼辣的刀法下，畅快而极富韵律，透露出作者真率的艺术性情，吻合了其“我不想与很多人一样，把艺术变成无趣和平庸的复制品”的创作思想。很难想象，传统艺术如果没有了必要的探索还能发展下去，而探索则是发展之唯一，倘若无人问津，又何来这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故夏宇篆刻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形式语言独立于他人，而重要的是其为艺的真诚与胆识。

海派篆刻中倾力最多，印家心仪最广的印式之一，当还是要数圆朱文，陈巨来印风对后人乃至当代，尤其对海上篆刻家的影响依然深远，这路区域性的篆刻形式特点依然明显。其中矫健所刻的“桃花源里人家”印，笔者以为是整个展览诸多圆朱文作品中相对可咀嚼的一方，在多数老作者创作趋于疲态的状况下，作者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和精准的线条质量，值得激赏。此印篆法旖旎多姿，以极具流转的线形完成笔画的起承转合，

在当下鸟虫篆印蔚然成风的境况下，既要解决创作中过于“花哨”问题，又要表现这路印式本身具有的花哨属性，这是比较两难的问题，俗与雅也就一步之遥。相对于全国，上海的鸟虫篆印创作无论在形式或风格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中韩天衡先生等老一辈篆刻家的引领作用功不可没，而新生代作者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奋力直追的精神，促使了这一篆刻奇葩不断绽放出独有的艺术魅力。在这一群体的青年作者中，金良良的作品相对比较突出，如所刻“暮山溪”印，以不计工拙，挥刀自如的镌刻方式把鸟虫篆印美轮美奂的艺术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印鸟虫图像不作过分的刻意渲染，形态点到为止，“意足不求颜色似”，纹饰和线条之间的互相替换，随印生法，透迤多变，拿捏自然，移步换影中绝去了繁缛的图像表达，用刀洗练，线条多姿又见俏怩，花而不哨，是为雅格。

以稳健严谨著称的海派篆刻，无论是创作或参与篆刻教学，一直以来成为代代相传的优良师风，秉承了这样一个理念，对于保持和传承海派篆刻原有的优势和丰厚底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玉印的风格似乎很贴切这样一种审美要求，也十分受到大多数作者的青睐。但是如果仅仅以规矩来束缚其雍容雅妍的艺术品位，似乎就显得很狭义。作者李大旺所刻玉印若于方，这方“庄召”印，相对刻得精细且有韵味，线条清劲，犹如九成宫般挺括，两字篆法分别有弧笔辅佐，刚中带柔，避免了结构的僵直造成的徒具线条干净规整，不见神采的现象。我以为，有品质的玉印作品，一定是篆法体态娇好，用刀刚柔相济，线条形态既见力度，又具婉丽之态，于规矩中见巧思，不落俗套，得之者方能领悟传统玉印之真奥，以此来衡量作者目前的创作状况，仿刻还是第一步，仍需要不断潜心研习，以期获得更能凸显自我，具有原创意义的玉印佳作。

我一直以为，展览的目的在于参展作者不断有新的探索作品问世，于己是不断寻求自我突破、自我完善的发展路径，于展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从你的创作实践中，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能获得有益的启发，这样的展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由此来关照作者的创作动态显得很有必要。对张炜羽兄的作品，我一直很关注，不仅是因为同出韩门，更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想法，有建树，有独立思维并对印学研究有造诣的篆刻家，创作和研究的双驾齐驱，使得他在构建自我印风过程中，更理性，也更善于挖掘不同风格的印路来丰厚自己的印风塑造。如果比较这几年的前后作品，我们清晰看到他在不断寻求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前纯古玺一路的创作，如今基本看不到，但作为印风构建中必要的积累，尤其在糅合了楚简、帛书等文字的创作运用和章法借鉴过程中，驾轻就熟，如鱼得水，印风古逸渊雅，并且成功的将楚简文字经整合后，运用边款的创作中，所作边款清细丽雅，稳健有致。于流派印的研探也始终不曾稍解，所作“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印，可以看到承载多种流派形式和技法的运用，这路印式也成为炜羽兄近年来比较突出的、具有个人鲜明特点的作品，而对他来说似乎还不够尽善尽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仍在秦玺汉印、晚清印坛名家与楚简帛书中游戈，以期在将来能进一步融合各家之长，在某个局部有所突破”（海上小刀会展览序言），期待炜羽兄的探索及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新时期以来，我们清晰地看到，全国篆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南北互为融合，地域风格的界限更趋于模糊，篆刻的形式语言也更加具有开拓性，无论是“吸古”，对于传统功力的重视，还是篆刻家个人风格的探索或构建，都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今天，当我们冷静地去思考，去面对全国当下的印坛现状和水准，上海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现状而言，则显得步履缓慢，艺术是需要常变常新的，那种既无新意，也缺乏鲜活艺术思想的作品，被人们所遗忘只是时间问题。“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赫尔岑）为了更好的谋划上海篆刻未来的发展，我们不回避问题的存在，同样也要看到希望，看到海派篆刻的厚重历史渊源，传承老一辈篆刻家的艺术精神，有能力也有希望再铸海派篆刻之辉煌。

上海首届篆刻艺术展终于在大家期盼中亮相了，作为有着深厚传统渊源的海派篆刻，也曾经是全国篆刻艺术的半壁江山，上海首次举办单独的大型篆刻艺术展览，近二十多年里几乎没有，时间跨度之大，令人感慨，所以也就有了更加期盼的念想。

海派篆刻以包容性著称，但地域性的创作特点和审美取向依然显现，形式多样，章法构成和审美格局以稳健谨饬、面目温驯的占据多数，而以刀笔恣放，疏野粗犷的写意作品则相对要少，有些作者能借助于流派印的鲜明语言，或秦汉印的典范作用，刻出技法精湛、个人面目较为清晰的作品，就上海整个篆刻创作风格的取向，以及构建个人印风的审美路径上，还是相对比较狭窄的，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域性传统作风的流传而得到认可，换个角度而言，也说明在其他审美范畴和表现篆刻风貌的多重性上存在缺失，或有创作短板。

当下的海派篆刻在全国印坛究竟处在怎样一个层面，或者说处在怎样一个地位，这是需要通过作品来客观冷静思考的。这届篆刻展我们看到了上海篆刻的一个基本构架是，海派篆刻长期以来的传统思维模式依然坚守如初，对传统的虔诚与敬畏，并以制造稳重严谨的这类作品为荣耀，成为上海篆刻的标识。中年作者功力扎实，多年一贯制的创作方式依旧得以延续，而对探索新的篆刻语素多缺乏热情，极少数作者能够理解或接受当下篆刻在新的环境下所出现的新格局。海派篆刻的优势仍然努力维系在秦汉印和流派印风的传承上，极少追逐时风，这在参展的一百余件作品里占了较大的比重，受师承的影响，这种传统的教授模式和注重传统的创作风气自然还会沿袭下去，并正在影响已悄然萌动的80和90后作者。而这些年轻作者的作品虽然显得有点稚嫩，摄取的创作资源不是很宽泛，但路子纯正，唯一不足的是这一群体中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者体量不大，相信随着创作的深入和艺术思维的不断成熟会有所增强，但是否预示着上海高精尖的篆刻人才贮备不够，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70至50年代的作者除了一小部分仍活跃在全国印坛，或习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默默耕作，其他作者似乎已经没了以往的劲道，参展或已成为例行公事，也没有太多的追求，至少作品中显露出了审美疲态，个别作者的创作思维或已与当下鲜活的审美要求脱了一大截，作品犹如鸡肋，这是忧虑。

看了整个展览，不能说欢欣鼓舞，至少有几许欣慰，其一，海派篆刻的创作优势还在。其二，中青年作者中有意突破创作瓶颈的主观动力有所显现，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作用不可小觑。其三，新生代作者有较好的传统素养，假以时日，如能持之以恒，敢于接受新思想，新挑战，或能担纲海派篆刻未来之重任。笔者试图通过盘点部分参展作品，以期对上海篆刻的现状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判，也能使我们更好的面对成就与不足，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去挖掘整理我们的优势，弥补创作短板，不断优化，不断进步。

“众门之妙”印，陈建华刻，作为海派篆刻很早以晚清钱松刀法介入入创作的资深作者，依然保持了相当的功力，比之以前所作线条更具凝练，其用刀细碎慢切，使得宽厚饱满的笔道多了几分憨厚与古穆，得权盖之心法，故能达入微妙，尤其大块并笔所产成的疏密对比，强烈而富有视觉空灵感，令人诧异的是这种大胆处理线条虚实的方式，在所有入展作品中居然没有找到相近的个案，这体现了作者老道而敢于“做空”的手段，相比较多数作者习惯于处理干净，笔笔交待清楚的作法，作者所为明显大胆而简约，要知笔画之间缺少应有的空间转换，于章法构成乃大忌，所以此印作者利用

海上造笔者：周虎臣（四）棋逢对手 结盟为友

重，其中具体制笔售笔的店家和人员则不得而知）。其中较具规模的名店，拥有自产作坊，前店后场；一般商家则通过采购经销，或定制贴牌，规模大小不一；最小的则是仅二三人“夫妻老婆店”。与先期开设笔庄主要选址在老城厢不同，后来者逐渐转往租界区。到了日侵时期，为避日寇，求安全，更多避入租界，集中在棋盘街（现河南中路），四马路（现福州路）一带，形成文化商街。

百匠竞市 棋逢对手

当时的上海滩为制笔业提供了三个优渥的条件：一是，外地制笔名店迁徙来沪，名师高匠集聚，海纳百川，万业竞技，形成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二是，八方客商云集，利于原材料的采集，尤其是稀有品种的兽毛，使匠师们施展技艺有了依托；三是海派文化艺术兴起，广阔的笔墨市场、不同的艺术需求，为笔墨业提供乘势发展的机遇。老上海制笔业的总体发展呈现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初期的特征是：百技竞市，各有所本源远流长。来自各地的笔墨庄，带着其原产地的制笔特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在上海滩打下根基，扬名立万。如周虎臣笔庄善制湘笔、赣笔兼湖笔，以狼毫水笔见长，虎字牌的“五虎将”是他打天下的法宝；李鼎和笔庄凭借正宗的湖笔制作技艺，“鼎”牌羊毫笔在市场上赫然称雄；还有

杨元鼎的马毫笔、冯燮堂的鸡毫笔、杨振华的“如意”牌狼毫书画笔等都独树一帜。

除了这些出名的店铺作坊，那时上海滩还有一些“走笔包”的笔匠。他们没有固定的铺面和坊间，经常夹着青布小包，带着各种类型、规格的样笔，去社会名流（主要是著名书画家）家串门，推销产品。他们的制笔技艺特有一功，以订制定购为主，偶售现货。如上世纪中期上海有位非常著名的制笔名匠徐葆三，就常去李瑞清、曾熙、张大千、吴湖帆等府上推销。因产品精良，曾有“一张一金”之誉，甚至有的书画家以能用上“徐笔”为荣。

继徐葆三之后，又出了一位以“走笔包”起家的杨振华。杨振华也是浙江善琰人，1905年出生，14岁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制笔工场学徒。三年后满师回乡，成为当地择笔之高手（择笔是制作笔头最后修缮定型的关键工艺），1929年，在家乡自办作坊。1935年结婚成家，其妻严再林也是制笔水盆能手（笔头制作几乎全程在水盆中操作）。婚后不久，夫妻俩来到上海，在广东路324弄13号二楼租房开设家庭作坊。因一时无力借租店面，学前辈徐葆三“走笔包”的经营方法，去社会名流家串门，还到茶楼、书场、画苑设摊推销产品。由于夫妻俩制笔技艺各擅其能、互补互辅，质量极为上乘，尤能针对使用者的不同书画风格、执笔方法、用笔习性等，量体度艺地制作称手的专用笔，以定制狼毫书画笔驰名，曾为张大千、吴湖

帆、沈尹默、谢稚柳、白蕉、唐云等名家设计定制用笔，成为后起之秀。

总体笔市态势是：风起潮落，命系国运兴衰与共。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推翻封建统治，民国初期出现了初步繁荣兴盛的景象，上海笔业随着海派文化兴起，出现了“黄金时期”。三十年代，日寇入侵，民国初期的中华文化“黄金期”戛然而止。尤其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城市经济文化受到极大破坏，许多爱国文人避往内地，滞留沪地的文艺士期人也无心创作，书画市场萧条。其间，上海孤岛时期虽曾呈畸形繁荣，也曾举办多起影响深远的爱国义卖活动等，但整体文化创作处于低谷。那时笔墨庄集中在棋盘街一带，表象热闹，而竞争更为激烈，几家较大的名店尚且艰难维持，一些缺乏实力的商家却无力支撑，不少都未能熬到抗战胜利就关门歇业。日本投降后，刚有恢复的起色，却因内战又起，再度深陷劫难。此时又遇“三笔”（铅笔、钢笔、圆珠笔）的逐渐普及，在日常书写功能上西式文具替代了传统毛笔。因而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笔墨行业只剩下不足五十家，从业人员仅三百余人，与鼎盛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喻。

李傅联姻 结盟为友

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市场竞争有其搏斗的激烈一面，即使同门之间兄弟阋墙也不少见。名店之

后分设字号更屡见不鲜，周虎臣也于1910年后分设周虎臣寿记笔庄和老周虎臣锦云氏笔庄。傅锦云在此情况下以独特的思路，与李鼎和笔庄通过联姻结为儿女亲家，成为上海笔业中独具海派特色的同业盟友。

当时周虎臣与李鼎和是上海笔业的两大巨头。周虎臣业主傅锦云与李鼎和店主李慎初（李鼎和之孙孙）对对方的精湛制笔技艺和商业地位都十分钦慕，傅锦云因兄弟间的分产更对李门兄弟和睦相处的家风倍有好感。由此两家互生敬意，缔结秦晋，傅锦云之女傅礼本嫁与李慎初之次子李怀义。

李慎初去世时，家业未传其子，由其弟李念初接班。李念初当家时，又全力培养两侄儿。1937年夏，李念初看到数家名店之后为争正统之名分，家庭内部陡起纷争，生怕自家也发生后院起火之事，就召集两个侄儿立约成规，签定《李鼎和笔墨庄同心一德守成信约》。明确规定“李氏家族不得另设分店”，叔侄三人包括妻室全部参加签名为誓。且议事时，傅锦云也受邀参加，并在此约上作为见证人签名盖章。此事在商界业内传为美谈，这种未雨绸缪晓以大义，具有危机意识；不靠叔辈训令，而以叔侄同意，颇有民主意识；非议遭囑而签订合约，具有合同意识；三人内室参与共议和签约，既尊重重权杖，有防内乱之意识；广邀亲朋长者见证等更有公堂意识，均极具海派时尚理念。

李傅两家结合后，也有默契，在市场中各擅其长，一个以羊毫为主，一个以狼毫兼毫水笔为主；国内一个主打北方、一个主攻南方；国外一个远销东瀛、一个瞄准南洋，犹如古代“纵横捭阖”之战略。两家成为盟友，虽无誓约却互守信义，保持良性的竞争和发展。如今我们在探究海派笔墨时，除在技艺传承外，对这种极具海派特征的处世办事方式也应多予关注，总结，甚至倡导、推广。